

废墟下 青春

王杰 / 著

来自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长篇小说
主人公在废墟下30个小时里的自救行动，
以及对往事的回忆

的

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废墟下 的青春

王杰 / 著

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墟下的青春/王杰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9. 4

ISBN 978-7-5043-5801-1

I. 废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8607 号

废墟下的青春

王 杰 著

责任编辑 闫维峰

封面设计 三鼎甲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
邮 编 100045

网 址 www.crtip.com.cn

电子邮箱 crtip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75 (千) 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2009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5801-1

定 价 2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01

伴随一阵剧烈的摇晃，我醒了过来。

艰难地睁开双眼，一股钻心的疼痛从指尖传遍全身，疼得我快要停止心跳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，呼吸变得困难。

我颤抖地用右手捂住自己的左手，不知道我的手怎么了，它疼得钻心。整个左手都是黏糊糊的，像是一股温泉正在往外涌。我紧咬着牙，想要减轻这种痛苦，可每一次疼痛袭来，我的牙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颤。

我的手怎么了？我本能得想坐起来看看，可我正躺在一个狭小的黑暗角落里无法动弹。我只能用右手一寸一寸地去摸左手。突然，右手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，疼得我啊的一声。

啊，没了，没了。我的小指没了！右手把这个感觉到的信号迅速传给大脑，我惊得一个战栗——不！

我一下慌了起来。

那个断了一截小指的手依然在流血，我的头一阵阵地晕眩，感觉自己快要死了。

不！这不可能！我一定是在做梦，这不会是真的。我使劲地喘着粗气想。可是，从指间传来的疼痛，以及空气中夹杂的浓烈的药水味和泥土味，又不得不让我相信这是真的，我是在医院。

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根本想不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记得我应该躺在病床上，躺在我旁边的那个老大爷正在和我聊天。电风扇呼呼地吹着，把照进来的阳光吹得格外明亮。可是，这平静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四周突然变成了一片黑暗？

我记起来了！我记得有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从我的床下传来，然后天就一下子暗了下去。我刚问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，整个房间的东西就晃了一下，旋即又恢复了平静。我听到外面像是乱成一片，能感觉到很多人朝楼下跑去。

老大爷捶了捶吊起来的那条腿笑着说：“别慌，BC县经常这样，没事儿的。”

我放下心说了一个“哦”字，整个房间又猛烈地摇晃起来。原先左右摇头的电风扇不停地上下颤动，接着柜上的水杯全都掉到地上，我再看刚才的那位老大爷，他也一脸惊恐地看着我。

“快跑！”老大爷冲着我大声吼道。

我忙回过神，猛地跳下床朝门外跑去。

门就在我的病床旁边，可是我跳下床后却怎么也站不稳，根本就到不了门边。我回头看老大爷，他正坐在床上着急地解吊在腿上的那根带子。

“别看我，快跑！”老大爷近乎咆哮地朝我吼道。

我扶着床惊恐地转过身，随着猛地一抖我就会被甩到了墙角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门框突然变了形，扯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，墙上的风扇也

掉了下来。“轰”地一声，整个房间粉尘弥漫，原来两张病床之间的那块楼板塌了下去，腾起了这一片灰尘。

那位大爷，他还在床上。

我被吓傻了，惊恐地望着自己头上的楼板，我想，它也要塌了。这时候，左右摇晃变成了上下颤动，头顶上楼板的裂缝也一下子拉伸了几十厘米，镶嵌在楼板缝隙之间的水泥块全掉了下来，有的砸在了床上，有的砸在了我的身上。

模糊中，我看到那位大爷，他还在拼命地扯那根带子。因为摇晃，他怎么也抓不住近在咫尺的那个结，他的脸，大概也是因为恐慌而扭曲得变了形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。

这个断了去路的老大爷，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突然间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像是一下子被抽去了所有的声音，只剩下耳中的嗡鸣。我看到一切动着的东西忽然都缓慢了下来，掉下来的东西也像是在漂浮。我惊恐的目光一直滞留在那个老大爷的身上，我看到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。可是，这一切动作都是缓慢而寂静的。

我的眼睛像死鱼一样盯着他，看着他焦急地向我喊话而无动于衷。最后，我看到他头上的那块楼板，断成了两截，然后慢慢地，慢慢地落了下来。

“轰”地一声！整个房间飞速下沉，那块断了的楼板像一把利斧一样将老大爷齐腰斩断，露出白森森的骨头，那条吊着的腿也终于落了下来。鲜血从斧刃下流出，另一注鲜血从他嘴角流出，他指着我这儿声音微弱地说：“床……底……下。”

奇怪的是在这一片嘈杂声中，我能清楚地听见他说的话，于是什么也不再想，拼命朝床下爬去。头顶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在我的身上也不觉得疼，我只想着老大爷说的“床底下”，对，现在只有那儿才会稍微安全。

可是，爬起来却是那样的艰难。我头上的楼板也已经裂了很长的缝，它随时都会掉下来将我砸得粉碎。

正在我绝望的时候，原本失重下落的身体，突然像是掉到了底，紧接着一个巨浪，我就被卷到了床底下。也是因为这个巨浪，一直摇摇欲坠的楼板终于掉了下来，砸在了我的旁边。然后“轰”的又是一声巨响，我的周围顿时一片黑暗。我感到什么东西砸在了我的手指上，一阵刺骨的疼痛直指内心，再加上呼吸困难，我一下子晕厥过去。

大概是疼痛让我清醒过来，回忆起刚才的一幕仍然头皮发麻，全身发寒。我使劲捏住左手小指的根部不敢松劲。这样，血稍微止住了点儿，不再一股一股地往外冒。我想，我得赶快止血，不然我会失血过多。一想到刚才那位老大爷的惨状，心里就慌乱得不行。可我现在动不了，该怎么办？

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知道，我必须要先让自己镇定，这样才有生还的可能。我静下心来，开始想办法。

是的，我需要一根带子，一根止血的带子。可是，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我上哪儿去找呢？对，隔壁病床上应该有一根，有可能它就在我旁边。可我一想到刚才那一幕——老大爷被齐腰斩断，那条腿吊在带子上摇晃，我就害怕了，甚至连试着四处摸索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我右手不敢松劲，自己只能瞪大了干涸的眼睛在这片黑暗中发愣。突然，我像是有了办法，我用两只手把穿在身上的T恤往嘴上拉，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，一下子用牙齿将T恤的领整个儿地撕了下来。然后我用嘴将其放到左手小指的根部，右手固定一头，使劲地缠了起来。

这样缠好以后，感觉血就没有再流了，只是一点一点地向外浸。我抓了一把灰，然后咬紧牙关，把它撒在了断指处，这是我们老家一种止血的土办法，但我却疼得浑身发抖。

虽然很疼,但心里却是高兴的。我想,应该已经捡回了半条命。现在,我需要更加平静地分析我的处境,然后想办法逃离这儿。

我不知道我的周围是否还有人,如果有,他们是否还活着。那么另外的人呢,他们是像我这样,还是和旁边的那位大爷同样的遭遇?

我没敢想得太多,至少我是幸运的,至少我现在还活着,至少我还能呼吸到有些呛人的浑浊的空气。

我知道,现在需要镇定,只有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,才会有生还的可能。可是刚过了不久,四周再次摇晃起来。我又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,这声音像是就在我的头顶,由远至近地传来,当传到我耳边的时候,挡在我胸前的那块床板突然“啪”地一声断开了,然后原本在床板上的砖块一下子压在了我的胸口,我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。

我想,这次我是真的完了。

声音渐渐消失过后,空气变得更加浑浊,我想咳嗽,但压在胸口的砖块让我呼吸困难。我动了动右手,发现那儿还有了一块空间,于是我努力地朝那个方向挪了挪身子。

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能挪得太远。我现在应该是在病床底下,是病床的钢筋支架撑住塌下来的土石,才让我有了这么丁点儿可以呼吸的空间,如果我挪得太远,离开了这个支架,即便现在右边的空间稍大一点,如果再次发生震动,我肯定会被砸中。

于是我把身子收了回来,只让自己的胸口移开一点,右手下意识地挡在胸前,徒劳地想把它当成一根支柱。

这种徒劳还是换来了臆想的效果,感觉上我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心里慢慢地恢复了平静。

深呼吸了几次,我便开始喊“救命”,事实上我的声音根本无法传到

外界,我明显感到这铆足了劲的呼救声,它只围绕在我的耳边,我一停,四周立即又变得死寂。我完全不知道现在所处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环境,只希望有人能够听见我的求救声,哪怕对方也是个被掩埋的幸存者。我想,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回应我一声,即便是一声痛苦的呻吟,也会让我欣喜不已,至少说明在这片黑暗中渴望能重见天日的人不止我一个。

可是,我连一只老鼠或一只蟑螂的存在痕迹也无法感觉到。

大约喊了两分钟,我便失声了,同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渴。我明白,不能再这样喊下去了,这会消耗掉大量的水分和体力,还不等有人把我救出去便已体力透支。

一方面,我脑袋告诉我不能再这样喊下去,无济于事不说,还消耗大量的体力;但是另一方面,我的思维又告诉我必须呼救,我不大声喊便不会有人知道我被埋在下面,哪怕开展救援的人无数次从我头顶上经过,我也是没有生还的可能。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强烈地斗争,分不清哪一个更有道理,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但是我知道,无论这两种想法谁对谁错,我都应该让自己保持冷静。

于是,我开始慢慢回忆起地震之前的一些事情来。

说起来真的很不幸,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半天不到,就又躺在了病床下。因为是昏倒,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来医院的,我只记得当我醒过来时,王静雯正坐在我的床沿上。水果在她手里转动,长长的果皮快要垂到地上。我刚要和她说说话,她就将一块梨塞在了我的嘴里,还像对小孩子说的那样叫我别噎着。

我仍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,这个我怀念两年的姑娘,在我刚来这个城市的不经意间,她就出现在了 my 面前,这一切都看起来那样的不可思议。

我努力地咽下那块梨后说:“王静雯?这是怎么回事?”

王静雯把削好的梨放在床头的果盘里说：“渴吗？我去倒水。”说完便头也不抬地起身出去了。

王静雯出去以后，一直到地震发生，她都没再出现过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在想，然后开始怀疑这是一个梦，现在梦还未醒。

再回到这片黑暗中，我觉得这更像是一场梦，而之前王静雯的出现是真实的，或许她现在正坐在我的床沿上为我削梨，我暂且不去考虑她为什么会在两年后突然坐到了我的跟前，她或许还在焦虑，为什么我还不醒过来，她想我醒来后一定会问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么她会将已经削好的梨塞一块在我的嘴里，然后又担心地提醒叫我别噎着。

我想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我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，就肯定能看见王静雯手上那条快垂到地的果皮了吧。

可事实上，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，我这样尝试了很多次，可每次睁开眼四周依然一片漆黑。这座楼已经塌了，估计很多楼也塌了。可我被埋在废墟下却还活着，那王静雯呢？

还有处在这个城市的我的父亲呢？

我一下子为他们的处境感到紧张。

我想起我来到这个小城市的目的。听我妈说，父亲病得很重，于是我马不停蹄地从理塘赶了回来，来到这座城市，这是我的目的。因为两年后我突然感到亲情的可贵，我觉得父亲永远都是父亲，哪怕他是无意地一次给了我生命，我也当尽一切的能力去报答他。

但现实是，我在他的房门被打开后惊讶得说不出话，之后便稀里糊涂地晕倒了。而当我醒来时，坐在我面前的却成了另一个叫王静雯的姑娘了。

我现在躺在这个缝隙里无比的沮丧，我连我父亲的面还未见到，自己却先被困住，是生是死都还是未知。更让我着急的是，我无法知道我爸的

境况怎么样，是不是也平安无事？

这时候，周围又摇晃起来，感觉比上一次还要强烈。我紧闭双眼，躺在床下面不敢动弹，右手支撑的重量明显重了，我没敢把手放下来，一直死死地撑着，我担心我一放下来自己就被土石掩埋。

这样摇晃了几秒钟，四周再次腾起粉尘，让我一度感到呼吸困难。我没敢张口，尽量用鼻子去呼吸，即便鼻子因塞满了灰尘而感到不畅。

摇晃之后，弥漫在空气中的粉尘慢慢沉淀下来，我隐隐约约看见脚下有一些射进来的光线。这些光线将我周围的环境照得依稀可辨。我开始打量这周围的一切。

原来我上方的这张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牢固，支撑床板的钢管已经断了两根，床板没有被压塌下来完全是因为下面有更大的砖块将它支撑起来。我恰好是躺在这两块起作用的大砖块的中间，而以为起了作用的右手也完全是徒劳，右手的旁边就是一块侧躺的预制板，预制板外露的钢筋离我太阳穴仅仅只有几厘米了。现在借助这些微弱的光线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，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改变目前的处境，按照我现在所处的环境，如果再来一次强余震，我肯定就没活路了。

我不得不再次观察离我稍远一点的地方。

在我的左边有堵墙，虽然墙面已经削落了，但主体仍完好无损。我想那一定就是承重墙了。而且一头掉下来的天花板正好搭建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，我不由得喜出望外。我试着挪了挪身子，发现已经有了足够大的地儿了。

我忍着手指的疼痛，艰难地朝那个地方爬去。

当我爬过去才发现，这个三角形的空间比我刚才看到的还要大，我甚

至能坐在里面而不显得拥挤。我刚坐下，刚才我躺的地方“啪”的一声，床板终于支撑不起，一下子全塌了下来。

我吓得四肢冰凉，为自己侥幸逃过一劫而感到庆幸。

床板塌下去那一刻，我一直紧绷得神经反而轻松了。感觉自己终于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离地狱门又远了一步。只是，随即而来的就是全身的疼痛和饥渴，我努力地不去想自己身体上的疼痛，只想尽快地离开这儿。既然有光线能够照进来，说明我被埋得并不深，这样想，我就踏实得多了。

我靠在墙上开始等待有人来救援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的，我心里不再觉得那么紧张。然后我腾出思绪的空隙，开始回想在这之前，久远而又临近的事了。

02

二零零五年的那个寒假，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并不是那么寒冷。因为整个寒假里，我心仪的姑娘一直保持着窈窕的身段，看上去像是初春欲开的花蕾。她会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每当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：“让我经常出现在你的家门口吧！”而那个寒假来临的时候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这样做了……

回到家时，我妈正在厨房里做饭。我没让她发觉屋里忽然多了一个人。我站在厨房的门口看她忙碌。她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一道程序，动作灵敏却很机械。我那时想，我妈每天仔细地弄着她一个人的饭，可见对生活是极有品位的了。后来我妈却说弄这么多好吃的又能怎样，又有谁会品尝时，我明显地看到了她不可隐藏的孤子，才知道自己已误解了最初

的对她生活的猜测。

我妈是在转身取某一个调味瓶的时候看到了我，她一惊，那个瓶落地，酱油洒了出来。说实话，我并没有要吓她一跳的意思，只是我妈也没料到我会回来，她一直瞪大了眼睛盯着我。

我笑着说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，这次真的放假回来了。”

我妈听了一怔，随即变得惊喜起来，她始终没有说话，只“啊……啊……”声音颤抖地站在原地笑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不知所措。

我俯下腰，将已碎的玻璃拾起来，我妈终于回过神来，忙抢先一步说：“我……自己来，你歇一会儿，妈……妈这就给你倒水！”然后就把我往客厅推。

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，连锅碗瓢盆碰击的节奏都那么欢快。从我妈的背面似乎能看到她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，她还时不时地说一句“一年了啊，妈都快一年没有看到你了……嗯……回来了”由于高兴而显得语无伦次。是的，我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回家了。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个多么独立自主的人，我只是幼稚地在跟我妈赌气。赌气说如果她要让我到理塘去，我就一直不回家，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她。而我也就真的这样倔强地去做。但是我现在却回来了。

其实我并没有妥协，我只是太想见到朱亚岚了，这个让我心仪的女孩。虽然我妈并不知道还在那兀自的高兴。

我不否认自己是被所谓的暗恋击中而昏了头，不然不会这样冒失就回来了。那个女孩，在学期末最后一封信上说：“寒假，你找我玩。”就把我的倔强轻而易举地摧毁了。我说过她会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，我怎会不希望她随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呢？

这种让朱亚岚出现在我面前的愿望到了家就变得更加迫切，以至于我妈把饭放到面前跟我聊天时，我都心不在焉。她说：“难道你还在生妈

的气？妈只是想在一旁照顾你，你会过得更好一点，你也知道你的鼻子……”

这句话我听清楚了，要我离开这儿到理塘去，要我见不到朱亚岚，那怎么行！于是忙说：“非要到理塘去么？高原气候我真的就会更好？”

“可是妈的工作单位在那儿……你吃饭，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说吧……妈不想为难你了。”

眼看气氛又要僵起来，妈的话一下子就软了。她不希望我又倔强起来，于是把红烧肉塞得我满满一碗。说实话，我肚子真的饿极了，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我动了归返之心后就挥霍得肆无忌惮起来，最后一天，买完一碗方便面和返回的车票钱后，身上已空空如也了。现在看到这么大一碗的红烧肉和米饭，肚子裡的馋虫穿墙越界全都跑到了嘴里，任我再怎么吃都似乎喂不饱它们。我妈看到我这吃相，一滴眼泪掉在了桌子上。

那时我想，在这个只有母亲的家庭里，我仍是幸福的。

03

我要去找朱亚岚，这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别看我给她写信时能磨嘴皮子，真到了见面，我极有可能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。由于胆怯，在吃饭到出去的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设想了无数个见面时的潜台词，并且反复琢磨以作不时之需。

我在朱亚岚的家门口来来往来了无数次，并时不时向她住的小楼上张望。当她的邻居们用怀疑的目光注视我时，我的脸在未见到朱亚岚之前，就不争气地红得像猴子屁股了。正当我羞愤而去，朱亚岚出现了。

她说：“啊？怎么是你啊王昊！”

我说：“啊！难…难道你约了别人？”

她说：“没啊，就你啊！”

这段对话，打乱了我所有处心积虑想到的语句。诸如“好巧啊，刚回来就遇见你了”之类的。我一下子六神无主，顿时连眼睛都被憋得通红。

她说：“你喝酒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，但现……现在想喝……喝点水。”

她说：“还没呢，说话都不连续了。你看，邻居们都在偷偷看呢。”

我说：“这些男人，都是用‘膀胱’看人……女人的。”

朱亚岚听我这么一说，脸也刹那间跟着红了起来，而这些邻居，看到我们这一前一后的配合，就真正的转过身用膀胱直对着我发愣。

如芒刺在背。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沿着脸颊往下滑，自己像收不到台的收音机一样，头脑一阵嗡鸣。朱亚岚表情复杂地把我往她家里拉，说：“你……你都说胡话了。”

而我却转过身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做法。我让朱亚岚一个人忍受那些邻居们疑惑的眼神，而我却逃走了。在我转身的那一刻，我清楚地听到她欲言又止的那个“你”字。我想，她不但生气了，而且会极度地讨厌我——以为我是专门来捉弄她的。若是朱亚岚现在看我写的这事儿，她可能才会明白，我是太无措了才跑的。因为她就像天使一样，让我觉得自己卑微得没有接近她的份儿，我对她是那种崇敬的喜欢，当她真的站在我的面前，我会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。

我刚跑过第一个街口，心就狠狠地痛了起来。于是一个耳光使劲地抽在自己的脸上，差点没颤出眼泪。

“没用的东西！”我咬着牙骂了一句。周围的人都诧异地停下脚步，

没等他们反应过来,我又一转身,折跑回去。

但是,朱亚岚已经不在。

那两天太阳老是躲着不出来,我因为先前这事儿心情一直不好,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呆在家里没想出门。一天中午我妈买菜回来说:“朱亚岚来找过你呢。”

我一听就来了精神,忙问道:“什么时候?”

我妈说:“你还没回来的时候。我现在才想起。”

我又一屁股坐了下去,猜想我这次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
我不能任寒假的时间就这样流逝,我想到了和朱亚岚同校的良子。于是打电话过去。

我说:“良子吗?”

他说:“正是,敢问阁下尊……”

我说:“王昊。”

他说:“啊?我的老班长,现在过得怎么样?”

我说:“很好。牙好,胃口也好,吃嘛嘛香。”

他说:“领导真是好身体啊。”

我说:“我不是你领导。”

他说:“是的,是的。我一直都这样尊敬你。”

我说:“既然这样,你是我下面哪个部位?”

他说:“我不是你哪个部位,应该是单位。”

我说:“那你是我上面哪个单位?”

他说:“不敢,不敢!”

我说:“哦,原来你在我‘档’中。”

他说:“……”

挂了电话,我就知道良子会很快来敲我家的门。但是事实上我错了。良子快是很快,只是他选择的不是敲而是撞。他的解释是,若不是我妈在门口放了一盆水,若不是他跑得太快,他是不会选择用头去‘敲’门的。

04

良子本名叫何良波。到了高中时觉得自己名字过于俗气,想改一个胜过自己长相的有诗意有文采的名字。他先取了个“何须帅”,无奈他自己都觉得像“何蟋蟀”,几经周折,终于选定了“良子”这个名字。但在我看来,这个名字不但没有创意更没有情调,反而听起来文绉绉娘娘腔。果不其然,此人改名后一周不到就来信道:昊哥,愚弟终于明白何为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他说他那天在班上作自我介绍时,说他是良子,褚绪良的良,孔子的子,热爱文学。话未说完大家就笑了,齐声说:“哦,娘一子”。

良子和我同班了三年,而短暂的初中一晃就过去了,我不知道三年里做了些什么,昏昏沉沉,从十三岁长到了十七岁。另外就是想追的女生追不到,追我的女生不敢要。当然了,初中嘛很多人都要大不小,学琼瑶剧闹着玩呢。那时候良子成天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转,他的意思是,跟着班长好,就算迟到那都是工作需要。就在蒋理红被张宁夺走之后,我心情抑郁地对良子说,“咱们出家吧,我当方丈,你当副方丈。”他疑惑地问我:“有副方丈?”我说:“管他呢,到时我是头儿,我说了算”。他忙说:“行,那行!”良子那时的暗恋也夭折了,顿时感慨无限。

现在良子和我坐在客厅。

良子说:“昊哥,我俩谁跟谁啊,你都还好端端的,我哪敢寻那般清